

STUDIA HISTORICA MONGOLICA

蒙古史研究

蒙古史研究

第四辑

中国蒙古史学会



目 录

《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研究	皮路思(1)
汪罕与铁木真的后期关系	
——结成父子的传说的分析(日文)	[日]吉田顺一(11)
关于木华黎家族世系的几个问题	修晓波(26)
至元初年以前的垂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	刘迎胜(30)
关于喀喇沁的变迁	曹永年(58)
明代瓦剌与东察合台汗国的关系	刘正寅(69)
关于明朝辖境内的蒙古人	蔡家艺(77)
关于尹咱库图克图(蒙古文)	乌云毕力格(90)
昭莫多之战以后的噶尔丹	齐木德道尔吉(104)
关于清代蒙古贵妇人地位的札记(英文)	[德]裴慕贞(118)
《皇朝藩部要略》张穆改定稿本评介	宝日吉根 宝音图(126)
阿尔宾巴雅尔等伊盟王公对官垦的抵制(蒙古文)	苏德(133)
关于蒙古国札哈沁人的行政建置、姓氏和起源(西里尔蒙古文)	
.....	[蒙古]阿·敖其尔(158)
俄国学者对内蒙古植物的考察和采集	朱宗元(172)
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	金海(177)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的民族运动	赵敏(185)
通讯:山东鄄城县的元代蒙古人后裔	苏德彪(25)

הפסוק (25)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25)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185)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177)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172)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158)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133)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126)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118)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104)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90)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77)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69)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58)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30)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26)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11)
..... אלהים לא יאמר לאדם בלתי ידעתי : אלהים	הפסוק (1)

אברהם

CONTENTS

A Commentary on the History of Jalayir Tribe in <i>Jamiat Tawarikh</i>	Piruz(1)
The Relations between Ong-khan and Temujin during the Latter Period; An Analytic Study of the Legend about the Adopted Father and Adopted Son (in Japanese)	Yoshida Jun-ichi(11)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Genealogy of the Mukhali Family	Xiu Xiaobo(26)
The Chu River Valley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in the Pre-Zhiyuan Years	Liu Yingsheng(30)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Kharachin	Cao Yongnian(58)
The Relations between Oyirad and Eastern Chakhadai Ulus	Liu Zhengyin(69)
The Mongol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Cai Jiayi(77)
On Inzan Khutughtu (in Mongolian).....	Borjigidai Oyunbilig(90)
Galdan after the Juumodo Battle	Jakhadai Chimeddorji(104)
Some Remarks on the Position of Mongol Noble Ladies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in English)	Veronica Veit(118)
The Manuscript of <i>Huangchao Fanbu Yaoküe</i> Revised by Zhang Mu	Borjigin and Buyantu(126)
Arbinbayar and Other Yekejuu League Wang-gungs' Boycott of the Land Reclamation (in Mongolian)	Sudbilig(133)
The Jakhchins in Mongolia; Their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Clans and Origins (in Cyrilo-Mongolian)	Ayudain Ochir(158)
The Flora Investigations in Inner Mongolia Conducted by Russian Scholars	Zhu Zongyuan(172)
The Decline of Yekejuu League Wang-gungs' Rule in the Min-guo Period	Jinhai(177)
The National Movements in Inner Mongolia in the Liberation Wan Period	Zhao Min(185)
Correspondence; The Descendents of the Yuan Period Mongols in Juancheng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Su Debiao(25)

《史集·部族志·札刺亦儿传》研究

皮路思

札刺亦儿是成吉思汗及其先祖时代最重要的蒙古部落之一。它的名称在唐以前涉及漠北诸部的汉文、突厥文、阿拉伯文、藏文和中古伊朗文史料中没有出现过。此部名从辽代始在史籍中露面,《辽史》称之为“阻卜扎刺”,这可能是因为此部在辽以前还不够强大的缘故。拉施都丁在《史集·部族志·札刺亦儿传》中集中地记载了他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札刺亦儿部的情况,所以说《札刺亦儿传》是现存有关此部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治蒙元史者都知道《部族志》的重要。一个半世纪以前哀德蛮(Franz von Erdmann)曾将《部族志》译为德文,1841年在俄国喀山出版,题为《最古老的突厥、达怛及蒙古民族概况——按拉施都丁之叙述》(Vollständige übersicht der ältesten Türkischen, Tatarischen und Mogholischen Völkerstämme nach Raschid-ud-Din's Vorgänge)。1858年帝俄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Труд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出版了俄国学者贝勒津(И. Березин)的《部族志》俄译本(第五册),1861年又出版了他的《部族志》波斯文原文刊本(第七册)。多桑在写作他的《蒙古史》时,也大量地引述了《部族志》的内容。上世纪末我国元史学者洪钧出使欧洲,见到了贝勒津的工作成果,曾拟将《部族志》译为汉文。韩儒林师抗战初年羁留昆明期间,从中央研究院图书馆觅得拉施都丁《部族志》贝勒津波斯文刊本,托人抄录全文,悉心研读,随作札记数十则。以数年之功成《部族名称的研究》和《诸部人物的研究》二篇,不幸在解放前夕全部遗失。1986年《元史论丛》刊出的,是韩儒林师在昆明所作札记中有幸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对札刺亦儿诸分校的研究。

苏联学者利用《史集》的七种抄本,作了迄今最完善的集校工作。1952年,他们先出版了赫塔古罗夫的《部族志》新俄译本(即《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1965年又于莫斯科出版了《部族志》波斯文合校本。解放后,由于俄文教育的普及,我国学者多利用赫塔古罗夫的译本研究《部族志》。余大钧、周建奇经过多年努力,将《史集》蒙古史部分从俄文全文重译为汉文,使我国广大读者得见《部族志》全貌。

本文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1965年苏联《部族志》波斯文合校本的《札刺亦儿传》前半段(自开始至叙完拙赤塔儿马刺家族)以及部分波斯文本校勘记译为汉文。其目的在于为研究早期蒙古历史的学者,提供一个更为接近拉施都丁原著风貌的汉译本,并在注释中把我的一些浅见奉献给读者。由于想尽量接近原文,译文便显得有些生硬,望读者能够谅解。本文的波斯字拉丁字母转写取Steingass《波英字典》的注音体系。本文所作的注释,有许多是转引集校本原来的注释,它们对理解原书有益处。文中所用的各抄本略号,是合校本的略号:

B本,指苏联塔什干抄本,《史集》汉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称A本。

P本,指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抄本,《史集》汉译本称S本。

T本,指列宁格勒萨夫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抄本,《史集》汉译本称C本。

S本,指不列颠博物馆抄本,《史集》汉译本称L本。

J本,指德里兰博物馆抄本,《史集》汉译本称I本。

Ch本,指巴黎国民图书馆抄本,《史集》汉译本称P本。

H本,指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亚洲诸民族研究所抄本,《史集》汉译本称B本。

Kh本,指贝勒津《部族志》刊本。

以上各种抄本的情况,见《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册,页19-22。

史集部族志 第二章

众突厥之诸部记载篇,即关于那些突厥人中的某些部落原页129注7:aqwām-i“某些部落”,在S本中无不定词尾-i,作aqwām,义为“诸部”。的章节,现今人们称他们为蒙古人,而在古代他们中原页129注12:H本增加‘alihaddat wa“单独的(阿拉伯语)以及”。每一个部落都曾分别有某个专门称号原页129注13:bi-laqaḥ-i“以某种称号”,在H本和Kh本中作bi-luḥab-i“以某种语言”。皮按,luḥab“语言、方言”这个词一换,文义变为:“而在古代,他们中每一个部落都曾分别以不同的某种语言和名称著称”。似应取此。和名称。而每一个都分别拥有某一位首领和某个异密。并且从每个原页129注17:ik-i“某一个,一个”,在Kh本中无不定词尾-i。皮按,意义变为“一个”。[部落]都产生出许多支族原页129注18:shu‘ub“许多支族”,在T、S和J本中无不定词尾-i。皮按,意义变为“某些支族”。和部落,象同样也将要在此节中详述的札剌亦儿、特亦剌忒和塔塔儿等诸部。他们的离儿惕和驻地都曾在固定的地方。他们的脸型 and 语言与蒙古人的各种方言和长像相同。因为在那个时候,蒙古支系曾是众突厥诸部的一个部落。而此时,由于他们的高贵、伟大和强盛,使得其他诸部落一起[采用了]这个专门的名字。上述诸部的叙述按此方式,即如所记录的那样[进行]。真主成就万事。原页130注5:Wa al-lah al-muwafaq“成就万事的真主”,在J、H、Kh诸本中缺漏,而在T和S本中为al-salam“祝福”(阿拉伯语——皮)。

札剌亦儿部

其诸分枝原页130注6:shu‘ub“诸分枝”在H本中是qaum“部落”(皮按,阿拉伯语,单数)。以及除了在《成吉思汗纪》原页130注8:jinkiz khan“成吉思汗”一词之后,T、S、H、J和Kh诸本均增加wa digar tawāri“及其他诸纪传”。中将要谈到的那些以外的有关于那个部落的一些记载

这些部落在古时候曾人数众多,他们的每一个分支都有某个异密和头人。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及甚至在今天,在图兰(Tūrān,皮按,指中亚)和伊朗都曾经有并且[现今仍然]有众多的出自于他们的异密。[他们中]一部分原页130注11:ba‘z-i“某一部分”,在H本中为wa ba‘z-i maw zi‘-i ishān“以及他们居地中的一些”;在Kh本中为ishān“他们”。的居地曾在特难之地。原页130注12:ūnān“特难”,B本为WTN,S本为WT(?)Y(?)N,在H本中为WYN。皮按,均讹。据说,在古代,契丹的军队曾对那部分人原页131注2:ba‘z“部分”,在H本和Kh本中为maw zi“地方”;在J本中多出不定词尾-i,作ba

“z-i”一部分”。皮按,即指居于斡难河流域的那一支札剌亦儿人。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一之一《太师鲁国忠武王碑》称“木华黎,札剌儿氏”,“生于阿难水之东”(中华书局影印元元统年刊本)。《元史》卷119《木华黎传》亦云其先祖“世居阿难水东”。阿难水即斡难河。《史集》所提到的这一支札剌亦儿人,应该就是木华黎的祖辈。契丹人发动的这一次战役亦见于《史集·土敦蔑年纪》,其中说:居于怯绿连之边的札剌亦儿人共七十古列延,七万帐。一次,契丹人渡怯绿连河进攻,这部分札剌亦人仅有七十帐得以逃脱,溃入莫拿伦的居地(汉译本,页19;卡里米,Dr. Karmi, 1959年德黑兰波斯文刊本,页175)。《元史·太祖纪》则仅提到这群札剌亦儿人杀死莫拿伦及其诸子之事。把《史集》的这两段记载与汉文史料相比较,可知木华黎祖辈这一支札剌亦儿人驻牧于斡难河与怯绿连河之间,而辽军大约是从捕鱼儿海子一带出动的。如此地进行了屠杀,以致[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当他们逃窜时,杀害了土敦原页131注7: dütüm“土敦”,在T和H本中为 dütü,在S本中为 watü,在J本中为 dü。皮按,此四本均讹。土敦,唐代音译作吐屯。《太平广记》卷210引唐《御史台记》言:“突厥谓御史为吐屯”,则土敦为监察之官。见韩儒林师《突厥官号考释》,《穹庐集》,页322,323。波斯文为什么拼作 dütüm,尚无满意的解释。咄捻原页131注8: minin“咄捻”,S本为 MTN, Kh本为 MNYN。皮按,前者为讹写,后者是异写。menen,蒙古语,众多,广阔貌。的哈屯莫拿伦。mūnūlūn“莫拿伦”,《元史·太祖纪》和《圣武亲征录》均作“莫拿伦”,与此同。唯《元朝秘史》自成一家,作“那莫伦”。《元朝秘史》是蒙古朝廷必阁赤的作品,很难设想,他们会把自己的先祖的名字读颠倒。同时,蒙古文和波斯文都是拼音文字,书写时音节颠倒的情况很少出现。所以造成《史集》mūnūlūn 拼法与《元朝秘史》“那莫伦”拼法相左的原因,很可能并不在伊利汗国史臣方面。只有汉文书写行文方块字时,极易发生颠倒现象。此外,《史集》mūnūlūn 这个名称中连续出现三个长元音的现象,似乎暗示它不是由蒙古文转写成波斯文,而是从汉语译名“莫拿伦”转写成波斯文的。由此观之,《史集》所据之“金册”,可能译自某种汉文资料。参见亦邻真《起辇谷及其他——〈元朝秘史〉札记数则》,《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正如在他的传记中要叙述的那样。其他札剌亦儿诸部审问了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出这样可耻的行为?”原页131注11: harakati“某种行为”之前,H本和Kh本多出 bad“坏的、恶的”一词。由于那个原因,人们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处死。另一部分人成了土敦咄捻的次原页131注17: duwwum“第二”,T、S、H和Kh本缺漏。子海都(qāydū)汗后裔们和亲属们的奴隶和仆人。《元朝秘史》第137节所记,札剌亦儿部那颜帖列格秃伯颜之子古温兀阿(按即孔温窟哇)和赤剌温该亦赤(按即忙哥撒儿之父赤老温恺赤),分别把自己的儿子模合里(木华黎)等四人送给成吉思汗做奴仆之事,正反映了这支札剌亦儿人的世臣世仆地位。据《史集》(下文)木华黎出自札剌亦儿札阿惕部,而《元史》则记忙哥撒儿为察哈·札剌亦儿人。看来,在斡难、怯绿连之地被契丹人击败的七万帐札剌亦儿人中,至少包括这个札阿惕部。并且作为父祖相承的遗产原页131注20: bi-mirā s“作为遗产”,在P本中为 bi-manzilāt“作为官职”,在H本中无介词 bi。传给了成吉思汗的父亲。由于那个原因那个原页131注24: ān“那个”,在S本中为 az“从……”。皮按,如是则意义略有改变:“由于那个原因,他们曾是他的斡脱古—李斡勒部落”。部落过去是他的特脱古—李斡勒。原页131注26: utikū“老的”,在T本和J本中拼作 AWTKU,在S本中作 AWDKU,在Kh本中作 AWNKU。皮按,此源于突厥语 ötikü,老的,除Kh本为T、J本的音点误置形式外,其余两种均为与 ötikü 读音近似的异写形式。

关于“斡脱古—李兀勒”,见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 traduit et annoté par Paul Pelliot et Louis Hambis), 1951, 来顿, 页85; 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份》(Gerhard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n Neue Persisch)卷1第40条; 亦邻真《关于十一—十二世纪的李斡勒》,《元史论丛》,第三辑。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他及其原页131注31: AW“他”,在H本中为缩写形式 U。皮按,“他”指成吉思汗。兀鲁黑原页131注30: ürū gh“子孙,种子”(蒙古语),在H本中为 urūq,在Kh本中为 ürūq。皮按,因系外来语,拼写不固定,时代原页131注29: zamān“时代”,H本无此字。皮按,如依H本则意义

变为“在他及其兀鲁黑(子孙)那里”。成了异密和贵人,每一个人都因某种理由,正如将要被解说的
那样。据说他们的离儿惕自古以来 qadima“自古以来”(阿拉伯语副词,读作 qadiman)。俄译本未认出此
字,误作地名,并译写作 Кима,意思全非。汉译者余大钧发现了俄译者的译写错误,并订正为 q(a)dimā,但仍当
作地名译出。qadima“自古以来”这个词表明,札刺亦儿人中有几支居住在哈刺和林川已有很长时间。一直在
哈刺和林。对他们来说,那样才是志顺畏服,即不断向古儿汗——即畏兀儿的君主——的公駝
贡奉油脂。皮按,畏兀儿古儿汗,应指漠北回鹘汗国的可汗。这是札刺亦儿的一些部落公元840年以前已居于
和林川,并臣属于回鹘人的重要证据。这说明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在蒙古高原蒙古化以前,蒙古高原的中部
已有操蒙古语的游牧部落。由于那个原因,他们的名称曾称为 BLAQH。此字俄译本取音译,德福书亦
未收。拉施都丁在这里可能是在讲述札刺亦儿部名的词源。所以我们应仔细考虑 BLAQH 这个词的含义。如考
虑 BLAQH 中含有字母 Q,根据突厥语音和谐律,应表示一个后元音词。如果我们设想起首字母 B 可能是 Y
之误,则使人联想起古突厥之 yalYa-“舔”(见《古突厥语词汇》(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列宁格勒,一九六九年,
页228;克劳森《十三世纪之前的突厥语源学辞典》(Sir Gerh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
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牛津,1972年,页926)。这个 yalYa-“舔”,如果加上蒙古语复数后缀 -ir 后,应变
为 *yalYair。由于某种方言的作用(参见韩儒林师《西北地理札记·乌鹁, Huiur 及 Hor》),词中的一 q 一软化为 y-
y-,即 *yalYir > yalair“札刺亦儿”,义为“奉承、拍马”。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我们可作如下推论:札刺亦儿人
至少分成两个集团,第一个集团包括札阿惕部(可能还有其他札刺亦儿部落),他们自辽代至成吉思汗时代,一
直居住在斡难河、怯绿连河流域,是成吉思汗祖辈的世仆。而另一个集团(可能包括朵郎吉惕等部),则居于回
鹘汗国牙帐附近哈刺和林川一带。由于他们对回鹘可汗忠顺逢迎,遂得名 yalayir“舔,奉迎拍马”。最初的札刺
亦儿人是指他们,这是一个操蒙古语的部落,突厥文《磨延啜碑》曾提到八世纪中叶九姓达怛在漠北与回鹘人
的冲突,结果一半部众为回鹘葛勒可汗俘获。王延德经漠北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旧地时,亦听说“达怛旧
为回纥牧羊”。这一历史与札刺亦儿人成为回鹘人的属部可能有关。看来回鹘人属下有不止操蒙古语的部落,
这支札刺亦儿人仅是其中之一而已。《史集》把札刺亦儿人划入迭列列斤集团(见汉译本第1卷,第2册,页18)。
根据拉施都丁的解释,迭列列斤是源出于额儿古捏昆的蒙古人。上面提到的首先被称为札刺亦儿人的这个集
团,当然不可能属于拉施都丁所述意义上的迭列列斤集团。因为当他们在哈刺和林川为回鹘可汗牧驼时,迭列
列斤集团尚未迁出额儿古捏昆。从分布地域上来分析,札刺亦儿人中真正属于迭列列斤集团的,只能是以札阿
惕为代表的几支。元明善所谓札刺亦儿“亲连天家,世不婚姻”之说,应是札阿惕部与蒙古部关系的大致描述。
故而我们可以设想,札阿惕部在迁出额儿古捏昆之后不久,就为曾经是回鹘可汗臣仆的札刺亦儿人所征服,成
为他们的属下,并接受了 yalayir 的名称。这些札刺亦儿诸部原页132注7: aqām“诸部”(阿拉伯语),在 T、
S、H 和 Kh 诸本中为单数 qawm。有十原页132注8: dah“十”,在 T 和 S 本中误作 dar“门”,在 H 本中为 haft“八”。
皮按,从下面举出的部名看来 dah“十”是正确的。个大分枝。他们每一个都分别变成了一个大原页132
注13: bisiyār“许多的”,在 T 本和 S 本中为 buzurk“大的”。皮按,足见这里 bisiyār 应译作“大”,或“人数众多
的”。部落,如此区别和分类:札阿惕、原页132注17: jaūt“札阿惕”,H 本作 hān, Kh 本作 jāyat。皮按,伯希
和、韩百诗最先提出,jaūt 这个拼法来自蒙古语 ja'an。《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云:“忙哥撒儿,察哈札刺儿
氏”。伯希和、韩百诗认为,“察哈札刺儿氏”应复原为 caqa(t) jāidr,即《史集》之“札阿惕部”,他们还提出,这个
名称是蒙古语 chaghan“白”的复数。见《圣武亲征录译注》,页66。韩儒林师五十余年前只接触到《史集·部族
志》的贝勒津刊本,故他取 jāyat(jaūt)这一拼法。见《韩儒林先生遗稿·读〈史集·部族志〉札记(部分)》,载《元
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页246、247。脱合刺温、原页132注18: Tūq(a)raūn“脱合刺温”,P 本和 Kh
本作 tūf(?无音点)raūt, H 本作 tuq(a)raūn。皮按《元朝秘史》节120提到札刺亦儿部的脱忽刺温氏三兄弟哈
赤温·脱忽刺温、合刺孩·脱忽刺温和合剌勒歹·脱忽刺温。此脱忽刺温氏显系《部族志》之 tūq(a)raūn。《黄金
史》把这个名称拼作 toghra'un,见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斯译并注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页137。康合速惕、

原页132注19: Qunkq(a)sūt“康合速惕”, H本作 Q(?)N(?)KN(?)SAWN; Kh本作 qunkqāūt, 皮按, 韩儒林师在《读〈史集·部族志〉札记》中对此部未作说明,《元朝秘史》节239记1207年术赤派不合征“康合思”Qangqas等部,我怀疑这个康合速惕 Qunkqsūt 是康合思 Qangqas 这个部名的复数,或许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札刺亦儿的属部,韩儒林师在《元代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中说:“康合思,不详,《史集》亦未著录”(《穹庐集》,页342)。忽母速惕,原页132注20: Kūmsāūt, P本作 Kūmaūt, H本在第一个长元音—ū—之上未标合口符,在第二个长元音—ū—上则未标“海木宰”符号。皮按,韩儒林师在《读〈史集·部族志〉札记》中对此部未作说明,我对此部名称的来历以及与汉文史料所记的比勘问题有两种推测:其一,《部族志》合校本之 Kūmsāūt 部似应读作 Kūmusūt,其中的长元音符号—ā—只起阻止第四字母—s—与倒数第二个字母—ū—连续的作用,而词末音节—ūt 明显表示蒙古语复数,如考虑词首包含辅音 k—,应为前列元音词的话,似应将此部名称之读音构拟为 *Kūmsūsūt, kūmsūs 在突厥语中义为银,马奶酒,这个 Kūmsāūt 部的名称大概由 kūmsūs 加上蒙古语复数附加成份—ūt 构成,元代钦察大将土土哈的族人“掌管牧之事,奉马谨以供御食,马谨尚黑者,国人谓黑为哈刺,故别号其人哈刺赤”(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23)。其二,如考虑词首辅音 k—亦可能代表 Q 的话,则此部名的单数形式似构为 *Qumus,《辽史》卷二《太祖纪》载耶律阿保机于天赞三年九月西征,“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又“诏苍辟遇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同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辽末,耶律大石在漠北会十八部王众,其中有“忽母思”部,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中提到,创兀儿帅师至“和林兀卑思之山”,周良霄认为“兀卑思”即“胡母思”(见《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页246)。如果把“胡母思”比附为我上面拟构的 *Qumus,则此 Kūmsāūt 是札刺亦儿人中居于哈刺和林地区的一支,曾经做过所谓回鹘古儿汗的臣民的,或许就是他们,兀牙惕,原页132注21: üyāt, J本作 ARYAT ariyāt, 皮按,此部不见他书记载,韩儒林师的意见见《读〈史集·部族志〉札记》。你勒罕,原页132注22: Nilqān, T本作 N(?)I(?)LQ(?)AN, S本作 Bilqān, H本作 N(?)I(?)LQ(?)SAN, 皮按,此部的勘同尚未解决,见上述韩儒林师论文,页247。古儿斤,原页132注23: Kūrkīn, T、S和 J本作 Kūrkīr, H本作 Kūk(?)r, 皮按,韩儒林师认为此名“读、写均不能定”(见上引论文,页247),我想,校勘文本中这个名称的后半部—kin,大约表示蒙古语氏族名称后缀之—kin,如主儿勤、那牙勤、迭列列斤之类,这个部名的前半部 kūr,很象来自突厥语 kūr,“勇敢的,无畏的”(见《古突厥语词汇》页328;克劳森《十三世纪之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辞典》页735)。《元朝秘史》第139节在谈到蒙古部主儿勤氏族时说,这些主儿勤百姓,之所以为主儿勤,因合不勒罕七子之长乃斡勤巴刺合黑。其子沙儿合秃之所以为主儿勤氏,因为他是合不勒罕诸子之长,专挑选有勇气者组成部落,这就是主儿勤氏之由来。由是观之,蒙古语之 jür(主儿、禹儿、月儿、要儿、岳儿)可能源于突厥语 kūr,这样推论就应当是, kūrkin 大概指札刺亦儿人中的“主儿勤”氏族。《元朝秘史》在第141节提到札木合被推举为古儿汗时,旁注“普皇帝”。如果古儿汗之 gür 就是这个突厥词 kūr 的话,那么十三世纪时蒙古人似乎只知道蒙古化的突厥语借词 jür,而并不明白其突厥语词源 gür(<kūr)的原义。朵朗吉惕,原页193注24: Tūlānkqīt, H本作 TWLAN(?)KQI(?)T, 皮按,《元朝秘史》第260节有种名“朵笼吉儿歹”Dolunggirdai,《圣武亲征录》有“朵朗吉札刺儿”,《元史》卷一《太祖纪》有“朵朗吉”,即此部。见韩儒林师上引文页247,248;及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164,165。秃里,原页132注25: Tūri, H本作 Būri, 皮按,韩儒林师认为此名“写、读难决”(见上引文)。《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吐里,官名,与奚六部秃里同。吐、秃字讹”(中华书局标点本,页1549)。秃里所代表的契丹语原字我未找到,但有一点值得考虑,以官号作为部名,且不加复数词尾的情况,在《元朝秘史》中实属罕见,所以我们宁愿设想另一种可能,即取 H本 Būri 的写法, būri 在突厥语中义为狼,此部或许得名于此。和鲜骨兀惕,原页132注26: Shankqūt, P、H和 Kh本作 Sankqūt, S本作 SH(?)KQWT, 韩儒林师在上引札记(页248)中云:“此分族他处均未见,惟《蒙古源流》著录了一个部族名 Singqor(Schmidt 本页186末行),汉文译本为星和尔(《笺证》卷六页四上),或者就是 Sangqot 的异写(蒙古部族名的多数用 r 或 t 非一定不易)。”我想,这个部落名称或许另有词源,即源于 Senggūm,也就是“详稳”,义为“详稳之部”,也许此部之某一代首领曾受辽封号“详稳”,王罕的儿子桑

昆的名子也源于详稳,但《史集》拼作 Sankūn,《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可还原为 senggūn。

在全体札剌亦儿诸部中,在成吉思汗时代,木华黎国王原页133注1: dar 'ahd-i jinkkiz-khōn mūqli kūyānk “在成吉思汗时代木华黎国王”,H本中无此短语。皮按,这样句子主语似为前句之鲜骨兀惕。kūyānk,应为 kū(国)+yānk(王), <gui-ong,试对照塔阳汗称号,是最著名最伟大的,[他]出自札阿惕部。原页133注2: jāat “札阿惕”,在H本中为 jāat būda “曾[出自]札阿惕部”,在Kh本中为 jāyit。他执掌成吉思汗的全部左翼军队。《元朝秘史》节206旁译:“木合黎国王左手的合刺温只敦枕的万户教管者么道圣旨做了”。元永贞《东平王世家》亦记成吉思汗分封功臣时命木华黎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人们也以国王的头衔称呼他的后裔们。其意义在契丹人的语言中应为“伟大的汗”。当成吉思汗派他带兵驻守在一个人们现今称之为哈刺温只敦原页133注6,7: hidūn, T本和J本作 jidūn, S本作 HY(?)DWN. qarāwun hidūn “哈刺温·黑敦”,H本作 qarāwūn HY(?)DWN. 皮按,《元朝秘史》节183有哈刺温质敦(Qara'un-jidun),并见节206,《圣武亲征录》有哈刺温只敦。俄译本取T本写法 jidūn 是正确的。的地方时,契丹人给了他这个称号。原页133注8: luqab “称号”, T、S和J本均于其后增加宾格后置词-rā。皮按,木华黎,《黑鞑事略》作“蕃花里国王”。《蒙鞑备录》说,蒙古“元勋乃彼太师国王。没黑助者,小名也,中国人呼曰摩眼罗,彼诏语则曰谋合理,南北之音轻重所讹也。”他是当时蒙古国包括成吉思汗本人在内的十名主要统兵将帅之一。《元朝秘史》节206说,1206年成吉思汗大封功臣时,已授予木华黎国王的“名分”。而据《东平王世家》,木华黎受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在丁丑年(1217)。《蒙鞑备录》称其头衔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行省、太师国王。”他“每戒所部将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呼之,不许呼他国王”,以下诸将“各有军马,皆听摩眼罗国王命令”。木华黎的“国王”称号和权势,使之具有“权皇帝”的地位。《蒙鞑备录》的作者曾“亲见其权皇帝摩眼(木华黎)国王”,他“十年以来东征西讨,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决于己,故曰权皇帝”。宋使见其“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礼”,并说成吉思所坐,“乃金裹龙头胡床”,而木华黎“国王者,间有用银处,以此为别。”其鞍马带上的“黄金盘龙饰纹”亦与成吉思汗一样。据《东平王世家》记载,木华黎为左手万户时,已“翊卫宸极,仪位一如诸侯王。”《世家》又记成吉思汗诏木华黎语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元史》本传载成吉思汗赐木华黎大驾所建九脚大旗,并诏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他的儿子李鲁国王原页133注10: būghul kūyānk “李鲁国王”,P本作 B(?)W Gh(?)WL K WY(?) ANK. 皮按,李鲁,即李鞴,义为奴仆。在窝阔台合罕时代,是父亲的继承人。成吉思汗赐予了他这个称号。按此记载,李鲁在成吉思汗时已得国王封号。《东平王世家》记丁丑年(1217)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时,“赐誓券,‘子孙传国,世世无绝’”(《元名臣事略》,卷第一之一)。此外,成吉思汗与李鲁曾有直接接触。《元史》本传记成吉思汗西征时,李鲁“入朝行在所”,因西夏“蕃异图”,诏李鲁讨之。李鲁于甲申年(1224)克银州(标点本,页2936)。《史集》所云李鲁自成吉思汗处得“国王”封号事如属实,则可能在此时。安童那颜原页133注11: hantūn nūyān “安童那颜”,H本作 hitūn bartān。他曾是那位忽必烈合罕的一个大异密。〔忽必烈〕派他同自己的儿子那木罕原页133注15: nūmū ghān “那木罕”,在S本和Kh本中作 nūmūqān, H本作 nūb(?)ūqān。一起率军朝海都那里去。由于诸王们反对的缘故,人们抓获了他,交给了海都。而过了一些时候,〔又〕释放了他,正如将要叙述的那样。

在此国,出自其部落指札阿惕札剌亦儿部。的有札兀忽儿原页134注2: jāwuqūr “札兀忽儿”, T、S和J三本作 chihār qawm “四部”,H本为 jār qawm-and ka “有四部,他们……”。皮按,显然均讹误,上下文义不通。他曾是千夫长。还有其兄弟兀木黑(ūmūq)。

在成吉思汗时代,有拙赤塔儿马刺原页134注5,6: jūp “拙赤”,H本作 hūji。皮按,H本音点脱落。tarmala “塔儿马刺”,S本作 barmala。S本音点脱落。关于拙赤答儿马刺事迹,见《元朝秘史》节128,及《圣武亲征录》和《元史·太祖纪》。和他的兄弟术赤札兀儿孩。原页134注9: jāwurqāy “札兀儿孩”,S本为 hāwurqāy。皮

按,伯希和、韩百诗认为他就是《圣武亲征录》所记率“朵郎吉札剌儿部”来归之朔只鈔鲁罕(《圣武亲征录译注》,页25,页164),此事亦见《史集·成吉思汗纪》(汉译本,页118)。我认为术赤札兀儿孩与朔只鈔鲁罕不是一个人,他们虽然都是札剌亦儿人,名字也相似,但朔只鈔鲁罕乃朵朗吉氏,十三翼之战后才归降成吉思汗,而术赤札兀儿孩应为札阿惕氏,他们是成吉思汗家族的世仆,十三翼之战前已为成吉思汗家族牧马,二者区分甚明。而由于他们的原因,在成吉思汗和泰赤兀惕氏原页134注12: tayijiyūt“泰赤兀惕”,P本为TAY(?)HYWT, T本为NAY(?)JWT, S本为T(?)AY(?)HWT, H本为BAY(?)HYWT, J本为TAY(?)HBWT。皮按,均讹。之间发生了战争,其原因将会叙述。上述术赤塔儿马刺有五个儿子:忽秃黑秃、原页134注16: qūtūqtū“忽秃黑秃”,B本和P本作tūqtūqū(皮按qūtūqtū的倒读);T本作qūtūqtūr, S本作qūtūqūr, H本作QWT(?)WQT(?)W。忽秃合答儿、原页134注17: qūtūqdar“忽秃答儿”,B本和P本作dūrwardar(按,原文标注元音符号);T本作qudūrqudūd; S本和J本作qudūrqudūr; H本作wudūrdūr。浑答浑(qūndaqāy)、亦鲁格、原页134注18: ailka“亦鲁格”,S本作AY(?)LKA; Kh本作ailkāy。阿儿兰。原页134注19: arlan“阿儿兰”(按,原文标注元音符号),T, S和J本作arkan; H本和Kh本作arin。

忽秃黑秃原页134注20: qūtūqtū“忽秃黑秃”,B本和P本作QWT(?)WQT(?)W; T本和S本作qūtūqtūr; H本作qūtūqū。的诸子中,阿勒浑原页134注22: alqūn“阿勒浑”,T, H和Kh本作aūlqūn; J本作aūnqūn。曾是阿勒都原页134注23: aldū“阿勒都”,H和Kh本作aka。万户中的千户长。

而忽秃合答儿之诸子,都曾在察合台兀鲁黑那里。八剌(burāq)曾从他诸子中派出一个名叫不刺兀答儿原页135页注2: būlāwudar“不刺兀答儿”;T本和S本作yūlāwudar。的人,同也里只一起前往阿八哈汗处,目的是讨寻脱必察原页135注6: tūbjaq, P本作TWB(?)JAQ; T本作tūy hāq; S本作TWB(?)HAQ。《元朝秘史》第274节记窝阔台派朔只马罕西征时提到:“阔勒温都儿(脚高)脱必察兀惕(西马每)”。这里提到的脱必察兀惕 tobičaut 是 tobičaq 的蒙古语复数形式,它前面的定语形象地勾画出这种“西马”的体态:秀颈高脚。《常德西使记》云,报达国(阿巴斯王朝)所产阿拉伯名马曰“脱必察”,即此。德福认为tūbchāq乃突厥语,指喂养良好的西方良种马,可能指土库曼或阿拉伯血统马。见《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份》,卷2,页601。胡振华、黄润华《明代文献·高昌馆课》(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多次出现向明朝进贡“大西马”,在畏兀儿文表文中均写作topecaq,这显然就是《史集》提到的tūbchāq种马,即《西使记》所载之阿拉伯名马“脱必察”。见《高昌馆课》,页68,75,90,92,121,156。种马匹。当听到了八剌到来的消息时,阿八哈汗命令人把他抓起来,并说:你过去怀着诡计而来,现在你又说说。他解释说:当他们逮送奴才时,关于这一件事情原页135注12: qa ziya“事情”,J, H和Kh本作qi ssa“故事、传说”。皮按,不刺兀答儿在这里辩解说他动身时尚不知察合台汗国军队有西侵伊利汗国之事。和[军队]出动,那里一点消息也没有。[有人]执行命令,把他囚禁在帖必里思的监狱中,原页135注15: zandān“监狱”,H本和Kh本于其后增加dār al-islām“伊斯兰之国”。皮按,义为在伊斯兰之国(即波斯)的监狱。待原页135注16: na-mānd“不待在……了”(皮按,一般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此言不刺兀答儿已不在帖必里思监狱),T, S和H本作bi-mānad“在在……处”,“死于……处”。皮按,这样句子变为现在假定时。我取后者。在那里。整个这一段讲的是八剌入侵伊利汗国期间的事。不刺兀答儿待在伊利汗廷为察合台汗国寻求阿拉伯良种马时,适逢八剌的大军越阿母河南侵,阿八哈汗遂怀疑不刺兀答儿寻求骏马是借口,真正的使命是刺探军情,于是把他投入监狱。拉施都丁这里行文流畅,文义通顺,了解历史背景便不会有任何疑义。赫塔古罗夫不知道这段历史,误解为阿八哈听到的是八剌使臣到来的消息,竟然译作Когда Абага-хан услышал известие о приходе [послов] Борака……(见俄译本,页94,汉译本,页151)。而其诸子中有一个名叫的里只原页135注18:

dilkhi, P、T 和 J 本作 dilinji, H 本作 BL·AY; Kh 本作 dilji. 皮按, dilji 在突厥语中义为“舌人、译人”, 故取此写法, 并音译作“的里只”. 的人, 现在在只列原页135注22: jila“只列”, P 本和 H 本作 HY(?) LH; J 本作 hila; Kh 本作 j(i)nka. 皮按, 只列可能指下文失乞秃儿之次子. 跟前. 原页135注21: bish“较多地”, P 本和 H 本作 ? S. 皮按, bish 在这里解释不通, 当是 pish“在……跟前”的讹写.

浑答海原页135注23: qūndaqay“浑答海”, H 本作 qūndaghay. 之子豁儿赤不浑原页135注24: qūrji“豁儿赤”, T 本作 qūrjin. 皮按, 豁儿赤是他的官号. 曾是谷儿只地面(gurjistān)的沙赫纳(sha hna). 不浑之子[是]帖木儿不花, 他现在以豁儿赤的身份在诸王合儿班答 kharbanda“合儿班答”, 即后来的伊利汗完者都, 拉施都丁写《史集》时为镇守呼罗珊之诸王. 帐前.

亦鲁格那颜曾是一位大臣, 同旭烈兀汗一起来到此地, injā“此地, 这里”, 指波斯本土.[他]名声卓著. 他有十个儿子.

长子脱欢留在达达田地(mu ghūlistān), 没有来此地. 这个脱欢原页136注11: tūghān“脱欢”, T 本作 tughān. 皮按, 这两个脱欢是同一个人, 合校本未统一其名称, 显然不妥. 有两个儿子: 浑只原页136注12: qūnji“浑只”, H 本作 ? WN(?) HY. 皮按, 我怀疑这个名称是汉语“公子”的音译. 和兀鲁木, 原页136注13: ūrūm“兀鲁木”, H 本作 urūm. 皮按, 我怀疑这个名字来自 rūm“芦眉”(罗马), 因蒙语无词首辅音 r-, 而于其前重复词干主元音-ū-成为 ūrūm. 他们到了此国. bad-in milik“在此国”, 指波斯.

次子失乞秃儿原页136注14: shiktūr“失乞秃儿”, T 本作 ShY(?) KTW, H 本作 sinkūr; Kh 本作 shinkitūr. 俄译本取的是 Kh 本(贝勒津)的写法. 那颜. 其诸子中, 长曰成秃, 原页136注15: jintū“成秃”, H 本作 HY(?) N(?) KNW. 次子曰只列, 原页136注16: jila“只列”, H 本作 JY(?) LH. 不刺兀答儿之子里只与他在一起. 三子曰只秃, 原页136注17: jītū“只秃”, H 本作 h(a)tū, Kh 本作 HY(?) TW. 四子曰忻都(hindū), 五子曰帖乞乃, 原页136注18: tikna“帖克乃”, T 本作 Sīkna, H 本作 ? K ? H. 六子曰兀忽纳. 原页136注19: aūqūnā(ūqūnā)“兀忽纳”, H 本作 aqātū; Kh 本作 aūqātū(ūqātū).

第三子托欢原页136注20: tūghān“托欢”, T 本和 J 本作 tughān. H 本于其后增加 dar walayāt-i mu ghūli(?) stān“在达达斯坦之地”. 皮按, 第三子与长子同名. H 本增加的这几个字很重要, 有助于解决下一注解中所讨论的问题. 曾同术木忽儿在一起. bā-jūmqur biham“同术木忽儿一起”, H 本作 B(?) A-HWMQ(?) R. 皮按, 俄译者大约因不知道 jūmqūr 是谁, 无法解释 bā-jūmqur biham 的意义, 以至不能点断, 把它全部看作一个人名: bājū m(a)q(a)rb(a)h(a)m, 汉译者蹈袭其误. 其实单凭其中出现 bā……b(a)h(a)m 的结构也可知俄译者必有误. bā 是波斯语中极为常见的介词, 义为“同……, 以……, 用……”. biham 也是一个普通的波斯语副词, 义为“共同、一起”. bā……biham 译言“同……一起”, 它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结构. bā 与 biham 之间的 jūmqūr 才是人名. 治蒙元史者很容易看出, jūmqūr 乃旭烈兀之子术木忽儿的波斯文写法. 关于他可参见《史集》第二卷、第三卷中的记载;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48《宗室世系表第一》叶58将他写作“出木哈儿”, 并见韩百诗、伯希和《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页94, 95之间表39《拉施都丁所记旭烈兀之后裔》. 旭烈兀西征时, 术木忽儿并未随行, 而是留在蒙古. 他有两个儿子: 阔端原页136注22: kūtan“阔端”, H 本作 kūy, Kh 本作 kūn(a)n. 和宽彻. 原页136注23: kūnjik“宽彻”, H 本作 KN(?) HY(?) K. 宽彻的儿子名阿布伯克儿, 现在是千户长, 在呼罗珊诸王合儿班答原面136注25: kharbanda“合儿班答”, P 本作 j(a) handa. 帐前.

他的第四子[是]囊家歹. 原页137注3: nankqiyōday“囊家歹”, T 本作 T ? K ? QYADAY; J 本作

nankqiyārāy; H本作N(?)N(?)KQY(?)ADAY; Kh本为T?KQYADAY。其子亦惕译原页137注4: aitqūn, J本作ait(?)qūn; H本作??QWN; Kh本为BTQWN。曾一直同轻激在一起。原页137注5: ba kinkshū biham“同轻激在一起”, H本作bā l(a)nksū biham“同l(a)nksū在一起”; Kh本作bā linkshū biham“同linkshū在一起”。皮按, 三种异写形式只在于kinkshū这个人名的不同写法上。俄译者因不知kinkshū“轻激”是谁, 误解这个词组的含义, 以至无法点断, 把它全部当作一个人名: bākin kšūb(a)h(a)m。轻激是术木忽儿的儿子, 见《史集·旭烈兀传》, 汉译本作勤疏。洪钧《阿八哈补传》译作钦助、景柱和景察。并见《蒙兀儿史记》卷148《宗室世系表第一》及韩百诗、伯希和《〈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译注》页94, 95表39。

第五子秃忽原页137注7: tūqū“秃忽”, H本和Kh本作qūtū.; 其子为忽辛。原页137注8: husein“忽辛”, P本作HYN; T本和J本作HSN; H本作HY(?)N; T, J, H和Kh增书pisar-i ū husein。皮按, 此衍。

第六子阿黑答失, aqdāsh“阿黑答失”, 可能来自突厥语aq“白”+taš“石”, 义为白石。他在别儿哥战争中被杀, [时]年十一岁。

第七子札剌亦儿台; 其子哈刺不花现在是宗王□里原页137注12: ?YRY“?里”, T本作??RY; J本作biri; H本作h(?)ri。的随从。

第八子脱欢不花。原页137注14: tū ghān būqā“脱欢不花”, H本作tū ghān bū ghā; Kh本作tū ghān būqā在T, S, J, H和Kh诸本中写作: tufān būqā pisar-i dahum“秃番不花, 第十子”。其诸子: 札剌亦儿台、原页137注15: jālayirtāy“札剌亦儿台”, H本作jadāb(a)rtay。牙黑刺兀原页137注16: ya ghlawū“牙黑刺兀”, H本作Y(?)‘ALADWR; Kh本作ya ghlāghū, 和只兰赤。原页137注17: jilānjī“只兰只”, P本作tilānjī; H本作HY(?)LAN(?)HY。皮按, jīlan在突厥语中义为蛇, jīlānjī, 此言蛇夫。

第九子兀鲁黑先原页137注19: ūrūqtū“兀鲁黑秃”, P本作ūruqtū; H本作AW?WQW?W; H本和Kh本写作pisar-i hashtum“第八子”。皮按, ūrūqtū似来自蒙古语“有子孙的”uruqtu。曾是阿八哈汗的速古儿赤, 原页137注20: sukūrjī“速古儿赤”, T本作sūkūr chī; H本作shūkūrchi。关于这个名字, 见《史集》第1卷第1册俄译本, 页94注(汉译本页152注10)。在芦眉rūm“芦眉”, 来自rūm“罗马”, 指小亚半岛。之战中同秃忽原页137注22: tūqū“秃忽”, H本和Kh本作qūtū。一起被杀。其子阿黑巴勒(aqbāl)曾是海合都(kikhātū)的随从。伊斯兰之王padshah-i islām“伊斯兰之王”, 指伊利汗合赞。在证实其罪行之后把他依札撒正法。

第十原页138注2: dahum“第十”, T, S, J, H和Kh本作nuhum“第九”。子阿合不花(aqbūqā)曾是那位海合原页138注4: kikhā-“海合-”, T本和S本空白无字; H本增加khān“汗”。都的一个异密。拜都将他处死了。其诸子是忽辛(husein)驸马、木撒亦勒原页138注7: mūsāy(?)il“木撒亦勒”, T本作mūsānil“木撒你勒”; Kh本作mūsāyil。和兀敦赤。原页138注8: ūdūnjī“兀敦赤”, H本作ūdūn(?)jī; S本作ūdūn(?)hi。

在这十个儿子中, 失乞秃儿、原页138注10: shiktūr“失乞秃儿”, P本作sh(G)ktūr; H本作si(?)n(?)kt(?)ūr; Kh本作shinktūr; H本和Kh本并增加nāyān“那颜”。托欢和脱欢不花, 这三人是亦鲁格的次子、第三子和第八子, 不包括长子脱欢。三人出自同一母亲, 名木克伦。原页138注14: mūklūn“木克伦”, H本作tūklūn。

本文在解释《部族志·札剌亦儿传》时, 与前人有若干意见不同之处, 它们是:

一、确定札刺亦儿部中的札阿惕部世居于斡难河、怯绿连河流域。《史集》称札刺亦儿属于迭列列斤蒙古集团，可能指的是这一部分札刺亦儿人。

二、《史集》土敦咩捻的哈屯 mānūlān 的拼法与《元朝秘史》那莫伦的读法音节颠倒，支持亦邻真关于《史集》所据之《金册》乃某种汉文史册之译本的假说。

三、赫塔古罗夫俄译本中哈刺和林之所谓 Kima 地方（即汉译本页149音译“合迪马”地方），乃俄译者之误读。它不是地名，而是阿拉伯语副词，义为“自古以来”。

四、赫塔古罗夫俄译本中音译的对札刺亦儿人的称呼 BLAQH（即汉译本页149之必刺合），应是拉施都丁时代蒙古人对札刺亦儿族名的词源学解释。

五、札刺亦儿人中的 Qunkq(a)sūt 氏，可能指依附于札刺亦儿的一部分康合思人。

六、札刺亦儿人中的 Kūmsāut 氏，可能与制作马奶馐有关，亦有可能指辽代之胡母思山蕃。

七、札刺亦儿人中的 Kūrkin 氏，可能指其部落中的主儿勤氏。

八、札刺亦儿人中的 Tūri 氏，似乎与辽官号吐里有关，或源于突厥语 būri“狼”。

九、札刺亦儿人中的 Shankqūt 氏，似来自辽官号“详稳”。

十、拙赤塔儿马刺应出自札阿惕氏。其弟术赤札兀儿孩，应不是伯希和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考证的捌只钞鲁罕。

十一、不刺兀答儿赴伊利汗国所求之 tūbjāq 种马，即《元朝秘史》所描述的颈长脚高的“西马”、《西使记》之脱必察马和《高昌馆课》中之“大西马”。

十二、阿八哈因得知八剌入侵的消息（而不是听到八剌的使臣到来的消息）后，把不刺兀答儿投入监狱。

十三、俄译本所谓拙赤塔儿马刺之子亦鲁格之第三子“脱罕-巴术-马合儿巴合木”（见汉译本页152）的罕见的长名字，乃赫塔古罗夫之误读。其正确读法和意义应为：“托欢同术木忽儿在一起”（术木忽儿是旭烈兀之子）。

十四、俄译本所谓拙赤·塔儿马刺之子亦鲁格之第四子囊家歹（汉译本：滕乞牙带）之子“亦惕浑-巴勤-克莎别赫木”（见汉译本页152）的罕见的长名字，乃赫塔古罗夫之误读。其正确读法和释义应为：“亦惕浑同轻湫在一起”（轻湫是旭烈兀子术木忽儿之子）。

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の後期の関係

—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という伝承の分析

吉田 順一

1. 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が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とする話

テムジン＝チンギス・カンに関する四種類の史料すなわち《モンゴル秘史》(以下《秘史》と略す)、ラシード・ウッデインの《集史》、《聖武親征録》(以下《親征録》と略す)、《元史》太祖本紀(以下《元史》太祖紀と略す)は、テムジンがケレイド部のオン・カンと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あるいはそれに類することをしたという話を伝えている^①。それらは《秘史》においては内容が複雑であり、また他の文献との間に種々の相違が認められる。それらを整理すると、表1ようになる。

[表1] 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が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ことについての話

	《モンゴル秘史》	《集史》《親征録》《元史》
1	1180年代初? ある(96節)	1180年代初? ない(チンギス紀) ただし《集史》にはチンギス紀外のところにある
2	a NT1201年 ない(151節) 問責の辞にはある(177節)	JT1196年 ある(チンギス紀) 問責の辞にはない
	b NT1202年 ある(164節) 問責の辞にはない(177節) 同年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ときの 誓約A=ある(164節) 問責の辞にはない(177節) 誓約B=ある(164節) 問責の辞にもある(177節)	JT1198年 ない(チンギス紀) 問責の辞にもない 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ときの 誓約A=ない(チンギス紀) 問責の辞にもない 誓約B=ない(チンギス紀) 問責の辞にはある

(1)問責の辞とは、1203年にテムジンがオン・カンの攻撃を受けた後、使者を派遣し彼の背信を責めた言葉。四文献のチンギス・カンの物語(以後チンギス紀と称する。ただし《元史》の太祖本紀は太祖紀と称する)の中にある。
(2)NT1201、NT1202は《秘史》記載の年、JT1196、JT1198のは《集史》記載の年であるという意味。JTは《集史》の、NTは《秘史》の略号。これらの略号を付した年は史料上の年代表示を優先させ、実際の年代であるか否かは問題にしていない。

① 《秘史》：那珂通世訳注《成吉思汗実録》(東京・大日本図書株式会社、1907年)、村上正二訳注《モンゴル秘史》1-3(東京・平凡社、1970-1976年)、小沢重男訳注《元朝秘史全釈》上中下、《元朝秘史統考》上中下(東京・風間書記、1984-1989年)、札奇斯钦著《蒙古秘史新訳並注釈》(台北、1979年)、額爾登泰・烏雲達来・阿薩拉図著《蒙古秘史詞匯選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F. W. Cleave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Vol. 1 (Translation), Harvard, 1982. その他参照。

《集史》：Rashid al-Din, Jāmi' al-Tawārikh, MSS. Topkapı Sarayı Müzesi, Kütüphanesi, Revan 1518. およびその他の写本を用いた。I. N. Berezin, *Sbornik Letopisey Istoriya Mongolov. Sochinenie Rashid Eddina*, SPb., 1868/1888 (TBOIPAO, ch. 13/15) も用い。訳本はB. I. Pankratov & O. I. Smirnova, *Rashid-ad-Din Sbornik Letopisey I-2*, Moskva/Leningrad, 1952を参照した。

《親征録》：王国維《聖武親征録校注》(王親堂先生全集所収本)、賈敬顔《新校本聖武親征録》上中下、等を使用した。

《元史》太祖紀：中華書局刊活字本正史の《元史》等を使用した。

1の時期、すなわちテムジンが若いころにオン・カンと父子と言いつけていたという伝承については、別稿で検討する^①。本稿は、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が2の時期に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とする伝承を扱う。以後、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の関係の歴史において、1の時期を初期、2の時期を後期と称することにしたい。

<1>2aの話 《集史》等三文献は、2の時期に二人が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のは、2aのただ一度だけとする。《集史》は、オン・カンがケレイド部内の争いによってカラ・キタイに逃亡し、その後ウイグル、西夏を通して戻って来たJT1196年(表1の(2)を参照)のこととして、

[オン・ハン]彼(チンギス・ハン)の父イエスゲイ・バートルともっていた親交によって、[ヘジラ暦]592年に一致する竜年であったluの年(西暦1195.12.6~)に、春季に、クスク湖(省略)といわれる場所に来た。(省略)。自分の二人のノコルであるタガイとサウキをケルレン川の上の方に、チンギス・ハンのもとに派遣し、自身の来ることを知らせた。チンギス・ハンは出発し彼を出迎えた。彼らが互に到着したとき、オン・ハンは「私は空腹で痩せこけている」と言った。チンギス・ハンの心は哀れんで、彼のためにモンゴルからクブチュルを出し、彼を自分のクリエンとオールドの中に下りさせ、分配していた。秋、二人一緒に、その名前がカラウン・カブチュル——言い換えれば黒い林——であった溪谷に下りたときに、イエスゲイ・バートルとアングであったことによって、チンギス・ハンと父子となり、祝宴を行なった(チンギス紀)。

と記す。《親征録》と《元史》太祖紀も大体同じである。それらにおける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が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部分のみを引用すると、つぎのようである。

後秋、上同汪可汗会土兀剌河上黒林間、結為父子礼(《親征録》)

遂会土兀剌河上、尊汪罕為父(《元史》太祖紀)

西域から困窮して戻って来たオン・カン、テムジンが保護し、物資を給してやり、やがてトウラ川の黒林において彼と父子となったというのである。

一方《秘史》がNT1201年(表1の(2)を参照)のところで、オン・カンの西域逃亡等について記すことを引用すると、

そこから叛してウイグルと西夏の諸城を経て、(省略)困窮してグセウル湖に来ると、チンギス・カハンは、先にイエスゲイ・カンとアングと言いつけた次第によつて、タガイ・バートルとスケゲイ・ジュンを使者として遣わし、ケルレンの源からチンギス・カハンは自ら迎えに行き、「飢え瘦せて来た」と言つてオン・カンに、税物を徴して与え、クレエンの中に入れて養った(151節)。

とある。この内容は、上の《集史》の記述とよく似ているが、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がトウラ川の黒林で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ことについては何も記していない。ところが《秘史》は1203年のところで、この出来事を回想してオン・カンの背信を問責した言葉を記しているが、そこには、

グル・カンから背き出て、ウイグルとタングドの地を通して消耗して来るときに、(省略)先にイエスゲイ・カンなる我が父とアングと言いつけたために、考えて、タカイとス

① 近く発表する拙稿「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の初期の関係」(仮題)参照。

ケゲイの二人をお前の迎えに使者として派遣し、また私自らが、ケルレンのブルギ川岸から迎えに行き、グセウル湖にて相会したぞ、我々は、お前が消耗して来たと言って、税物を徴収し、お前に与えてから、先に我が父に対しアンダと言いつた次第により、トウラの黒林において、我等二人の父子と言いつた次第は、それではないのか。その冬お前をクレイェンの中に入れて養ったぞ(177節)。

とあり、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がこのときトウラの黒林で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ことを記している。すなわち《集史》等三文献が記すことと一致する^①。ただし177節の問責の辞というのは、151節の出来事を前提とし、それを回想して語られたものであるから、151節に記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が存在すると言うのも奇妙なことである。ともかく151節に存在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は、《秘史》のいわばチンギス紀に当る部分の話の筋道の上に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り、2aの話は《秘史》では重視されていないと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集史》等三文献と《秘史》の極いに、顕著な違いがあると言えよう。

<2>2bの話 さて《秘史》だけが、別にNT1202年のところに、2bの話を記す。これはオン・カンがテムジンとともにナイマン部のコクセウ・サブラグと対陣した夜、ひそかに陣を撤収し、ジャムカがその背信行為を煽ってテムジンを誹謗し、テムジンは危地に陥った。だが却ってオン・カンの民とその息子セングムの妻子・民がコクセウに追撃され危うくなり、オン・カンは救援を要請し、テムジンは求めに応じて彼らを救った。そこでオン・カンは、テムジンに感謝し(162～163節)、それに続いて、

「私が老いて高い所に登れば(省略)、全ウルスをだれが治めるのか。我が弟たちは、徳性がない者たちである。一人だけの我が息子は、いないに等しいセングムが一人だけいる。テムジン息子をセングムの兄となし、二人の息子をもつようになって安らかになりたい」と言って、チンギス・カハんとともにオン・カンはトウラ[川]の黒林に集会し、父子と言いつた。父子と言いつた次第は、かつて昔の日、イエスゲイ・カンなる父とオン・カンがアンダと言いつた次第によって「父のようだ」と言って父子と言いつた次第は、そのようである(164節)。

とあり、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がトウラ川の黒林で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と言う。ただしのちにテムジンがこのコクセウ・サブラグ襲撃事件を回想してオン・カンに問責したさいの言葉には、二人がトウラ川の黒林で父子を言い交わしたという部分は存在していない。

<3>2aと2bの話の《秘史》における扱い 《秘史》のこれら二つの話を較べると、2aが過去

① 《集史》は、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が父子と言いつた場所をカラウン・カブチャルqarāūn qabčalとするが、《秘史》問責の辞にカラ・トンqara tunとあり、異なる。ただしラシード・ウッディーンはその意味をカラ・トン同じ意味の「黒い林 bisha'i siyāh」と解釈している。この点についてペリオは、オン・カンとテムジンの父子と言いつた場所はカラ・トンで、その意味は黒い林であり、トウラ川の上に位置することを彼は知っていたが、カラ・トンqara tunとカラウン・カブチャルMo=qara un qabčalが同じ「黒」を意味する二つの語で始まり、この場所より少し前にカラウン・カブチャルが記されていたので、うっかり誤ってカラ・トンの代りにカラウン・カブチャルとしてしまったと解釈した(P. Pelliot et L. Hambis, *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 Cheng-Wou Ts in-Tcheng Lou*, Tom I, Leiden, 1951, pp. 259-260)。